

寻梦者

王西彦



寻梦者

王西彦

浙江文艺出版社

封面设计 杨 光

责任编辑 曹布拉

寻 梦 者

王西彦著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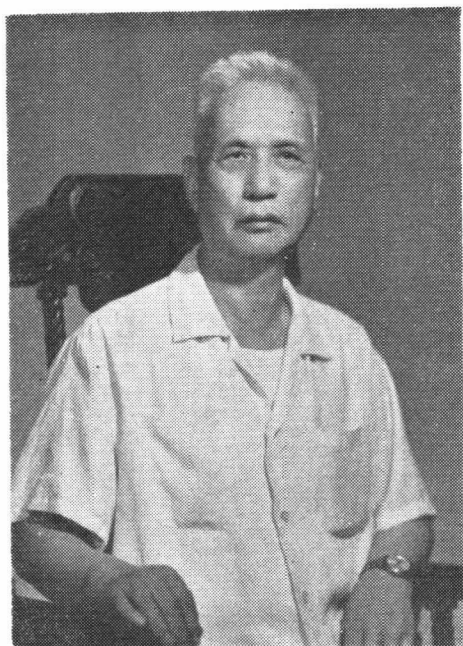
浙江文艺出版社出版
(杭州武林路125号)

浙江新华印刷厂印刷
(杭州环城北路天水桥堍)

浙江省新华书店发行

开本850×1168 1/32 印张5 插页6 字数108,000 印数000,001—130,000
1983年11月第1版 1983年11月第1次印刷

统一书号：10317·62 定 价：0.62 元



作者近照（一九八二年七月于上海）

新版自序

一个人思想(感)的变化,往往会受到年龄的影响。由于渐渐入善境,最近我经常回顾自己漫长的创作经历,想起过去所写的一些至今未成功的作品,想起执笔写作时的环境和心情。不用说,这样做也并不意味着愉快,往往还会引起一种惘然若失的迷茫,以形成为一个座标人检查自己的轨迹时总会出现参差不齐的折线。但这也不意味着我对它们就完全没有偏爱。俗话说:“是儿不嫌丑”,儿女虽自己倾注了心血,怎么就没有偏爱呢?例如,对于眼前这部写于九十年代(年代)的《寻梦者》,我就有着难以排除的偏爱。

这部作品写的是一个在现实里不过是个边缘人逃避现实的知识分子的故事。我想,过去有过类似经历的人,总会见过飞蛾扑火的景象吧?在深秋的夜晚,你总看见一堆大火旁是一盏玻璃罩子的美孚油灯,灯罩后闪烁着蛾子勇敢地闯入窗口,在灯火处扑扑过去。它们有的在第一次扑扑时就被烧焦了翅膀,只得躺在灯旁喘息着等待死亡的命运;但也有的一下就勇敢地飞进光亮

作者手迹

新版自序

一个人思想感情的变化，往往会受到年龄的影响。由于渐入暮境，最近我经常要回顾自己漫长的创作经历，想起过去所写的一些并不成功的作品，想起执笔写作它们时的环境和心情。不待说，这样做也并不总是愉快的，往往难免引起一种惘然若失的感觉，情形正像一个庄稼人检查自己的稻禾时总要发现掺杂其间的稗草。但这也不是说我对它们就完全没有偏爱。俗话说：“是儿不嫌丑”，只要是自己倾注了心血的，怎么能没有偏爱呢？例如，对于眼前这部写于四十年代后半期的《寻梦者》，我就有着难以排除的偏爱。

这部作品写的是一个在现实里碰了壁就企图逃避的知识分子的故事。我想，过去有过乡居经验的人，总会见过飞蛾扑火的景象吧？在深秋的夜晚，你点着一支蜡烛或是一盏玻璃罩子的美孚油灯，就能看到笨拙的蛾子蓦地闯入窗口，直向火光扑撞过去。它们有的在第一次扑撞时就被烧焦了翅膀，只得躺在灯旁喘息着等待死亡的命运；但也有的扑撞了一下就急忙振翅逃离灾祸，作再次扑撞的准备。我在《寻梦者》里描写的就是后一种情形。尽管通常采用“飞蛾扑火”这个譬喻时往往寓有褒意，但毕竟同时也带有惋惜和怜悯。作品中那一位主人公，他曾经是扑火的勇敢者；而当他发现

自己赖以生存的翅膀将被烧毁时，他就不能不——即使是暂时——逃离了，虽然很可能还没有喘过一口气却又作再次的扑撞，终至全身被烧成了灰烬。

你曾经读到过列夫·托尔斯泰那部早期名著《哥萨克》吗？里面写到一位贵族青年因为不满意他所属的上流社会的腐朽生活，带着忏悔和探求的心情到高加索去寻找新的生活。一进入哥萨克区域，他就投入绚丽宏阔的大自然的怀抱，感觉到“幸福乃是和大自然同在，和大自然交谈”。而且，他爱上了一个哥萨克少女。他告诉自己说：“我爱她的美，就象我爱山林的美。”可是，尽管他是完全真诚的，他渴望那哥萨克少女纯真的灵魂能洗涤自己心灵上的污浊，他的追寻和探求还是不能不以失败而告终，因为哥萨克少女竟然拒绝了他。一个哥萨克少女怎么能和一个贵族青年结合呢？这不正是违反自然的吗？这位贵族青年的幻想破了产，只好扫兴地离开了充满自然美的哥萨克村庄和纯洁的哥萨克少女。我记不起自己在写作《寻梦者》以前是否已经读过《哥萨克》，是否受到了《哥萨克》的影响和启发。我虽然从青年时代起就热爱俄罗斯文学，但似乎从来没有明确地在某一位大师的某一部名著的直接影响和启发下写自己的作品。我的写作《寻梦者》，根据的完全是自己的生活经历，是自己观察周围的生活现象的结果。如果把作品比作花朵，它就必须植根于自己的土壤，以自己的方式接受阳光和雨露。

我说“自己的生活经历”，当然不是说，作品中的主人公就是我自己的化身。虽然我采用的是第一人称的写法，我所描述的也不会是我的朋友的实际经历。请读者回想一下，我写这部作品时正是四十年代中期，我们大后方的社会生活正

在艰苦的抗日战争中显露出它的全部残缺和弊害。在青年知识分子中间，当然并不缺乏先进的分子，他们已经坚定地走上自己所选择的道路。可是，同样也不缺乏一些徘徊者、一些寻找道路者、一些意志薄弱甚至悲观绝望者。他们前不着村，后不着店，彷徨苦闷，莫知适从，陷入一种进退维谷的困境。他们热情、善良，有理想也有追求，可就是看不到一个明确的目标。他们左碰右撞，心身交瘁，渴望找一处逃避的港湾，来恢复自己的勇气，蓄养自己的力量。在这样的時候，病急乱投医，在他们的队伍里就会出现《寻梦者》的主人公，我指的是我所着力描写的成康农。我要告诉读者，当时我见到的逃避者很不少，他们的“港湾”也各不相同，成康农只是其中的一个，他的“港湾”也只是其中的一种。如果有读者问我成康农这个人物有没有实际生活中的模特儿，我的回答是：有；也没有。我既缺乏那种凭空创造的本领，但也决不甘心接受实际生活过多的约束。

我应该承认，写作《寻梦者》时，自己还是个离开青年时期不远的人，胸腔里还跳动着一颗年轻的心。我的确是怀抱很高的热情来写作这部作品的。我不敢妄存指迷引路的意图，倒热望读者能对我的主人公输出足够的同情，能体谅他探求追寻时的殷切期望和碰壁失败时的痛苦悔恨。人生多歧途，谁能够呱呱下地就对自己的道路作出准确无误的抉择呢？我们岂不都是一些俗体凡胎吗？但情形即使是这样，我仍然要对年轻的读者再说几句可能是多余的话。你们如果未曾从父兄辈口中听说过，也许不大了解过去时代里那些寻找道路者的苦难遭遇。在你们中间，不是也还有对人间的一切抱有怀疑态度的吗？不是还有人企图寻找逃避的港湾吗？

但时代毕竟不同了，社会环境的差异很大，即使同是逃避吧，你们大概也不会采取和《寻梦者》的主人公相同的办法。可是，逃避总是来自对现实的不满，也总是怀抱悲愤的心情，而且热望有一条新路奇迹似地出现在自己面前。既然奇迹是实际不存在的，那就无法不陷入痛苦和失望。在这样的时候，特别需要冷静地看一看自己所站立的大地，认真思考下一步该怎么办。从碰壁到逃避，从又一次碰壁到悟知逃避无门，这个过程总是有着相似或竟相同的地方。那么，亲爱的读者，你就不妨来重温一遍《寻梦者》的主人公的遭遇吧，你会发现他并不是一个陌生者，而是在过去那个时代里的同伴。

王西彦

一九八三年四月二十四日于上海

内 容 简 介

抗战时期，生活在后方都市的大学生成康农爱情破灭，理想失落。他怀着苦闷厌世的心情，来到一个僻静的山寺，欲在大自然的怀抱里求得新生。洗衣少女赛男，天真、纯朴、善良而充满旺盛的生命力。成康农以为与赛男结合，便能寻到一条新的生活之路，不料赛男拒绝了成康农赐予的爱情。成康农迭受打击，方悟知自己寻求的仍是一个梦。

一九三×年秋天，抗日战争起来不久，由于一种缠绵的隐痼，我到一個海滨的山中古庙里去静居疗养。古庙位置在一座小山下面，四周为一些繁茂而常青的林丛围绕，有一个十分幽静的环境。寺庙并不大，只有前后两进，由一个白发老僧掌持。这老僧沉默寡言，有如一个幽灵，衣着和寺院同样灰暗而褴褛。因为既没有寺产，香客也很寥落，除了偶尔捐起木鱼米袋，披上百衲袈裟，出外云游化缘之外，他便在寺后开辟一片狭窄的山地，种些杂粮和棉花度日。同时，他又把寺庙前进两间比较完整的小小边房，租让给到这僻静山中來避暑疗病的客人，每月收受些许房金，充当生活的补益。

这古庙虽很僻静，但对于从烦嚣的都市生活感染隐痼的人，倒是一个理想的地方。庙門向南，每天最先接受迟上的阳光。旁边有一泓小小的清泉，从山上蜿蜒而下，在庙前蓄成一个小小深潭，汲水十分方便。在环绕寺屋的林丛中间，有高达数丈的樟树和楝树；但最多的则是一些野桑荆刺之类的小灌木，经常地发散着淡淡的树脂的香气。在这样的季节，住在这寺庙里，早晨可以听见林鸟的吱喳，夜间宜于欣赏秋虫的鸣吟，其他例如朝雾和暮霞，松涛和泉声，一切山野景色，莫不具备。尤其是在约莫三里路外的山口，有一个

小小村落，一些日常用品，大都可以从那里一家杂货铺买到。而当我到那古庙去以前，朋友还给我介绍了一个原在那里养病的伙伴，预先说明那是一个非常真诚热忱的人。

自然，这于我是很好的。在山居的寂寞生活中，可以想见有一个伙伴的价值。一到山里，我便首先拜访了他。我说拜访，其实一经住定，彼此倒是十分接近的邻人；因为我们分住着寺庙前进的两间小小屋子，房门正好相对。我没有来这里以前，我住的屋子原是他的厨房和杂屋。他雇用十个十岁的小孩子，给他煮饭打杂。一待我来到，他便打发小孩子到寺庙后进去，把对面这间房子让给了我，小孩子也变成两人公用的童工。刚开始，我就从这位伙伴获得很多方便。而且，第一天我就看出他是个明朗爽直的人，心里便暗自欢喜。因为生活这样的环境里，如果碰到一个难以融洽相处的朋友，那将是一件怎样难堪的事！

关于这一位邻居，拿最初的印象来说，除了明朗爽直的秉性，我还应当指出，他仿佛是一个很善于处理自己生活的人。他的姓名叫做成康农，身材略略高瘦，脸上带着病后的苍白，眼睛深藏，额角广阔而有棱角，蓦地望去显见有一副任性的表情。可是，在一切日常生活的细枝末节上面，他竟然安排得秩序井然。他的房子，虽然只是一间破旧寺庙的边屋，却收拾得十分整洁而雅致。他在四壁上用白濂纸平妥地糊裱了，以一定的间隔，张贴一些工整手抄的名人警句。此外，特别引人注目的，是一幅提倡“超人说”的哲学家尼采的画像。和寺庙大门同一方向的窗子下面，安置了一张白木的写字台，从它那古老陈旧的样式上，一望而知是出于一个乡下匠工的手艺。而在窗子旁边，则悬挂一把断了弦的月琴

和一支被尘灰蒙封的洞箫。

“你喜欢音乐吗？”我好奇地推测道。

“谈不上喜欢，”他微带惆怅的眼光瞥了它们一眼，笑着回答，“有什么办法呢？这样枯燥寂寞的日子，什么刺激也没有，你总得有点儿消遣，或者说得更好听些，总得有点儿娱乐——你看，我还喂养一条小狗和四只小鸡哩。”

经他提起，我才注意到，这时在他房门口，一条猫儿大的小黑犬正在追逐几只小鸡仔；那条小黑犬摇摆尾巴，用一种玩笑取乐的神态冲击受惊吓的小伙伴，使它们扑打着羽毛未丰的小小翅膀慌慌乱乱地奔跃着，咯咯鸣叫不已。

“你还是刚刚来到这里，”成康农继续用一种低沉的声调说话，“刚刚离开那个热闹的人间世界，觉得清静的山中岁月十分可贵，觉得只要一摆脱那些烦嚣无谓的纠缠和紧张暴戾的纷扰，便好象摆脱满身泥污！可是，我应该凭经验告诉你，当你在这古庙里孤独地住上三天——只要三天！——不怕在兴头上泼你的冷水，我相信你一定又会感到这样的生活，单调，寂寞，没有变动和刺激，俨然和人世相隔绝的生活，是多么难堪，多么窒闷无聊……”

“这是因为我们究竟还年轻的缘故。”我插嘴道。

“是呵，我们究竟还年轻。你一定可以想象到，一个年轻人不应该自处于一个过于窄狭的小天地。当自己的心志活动还很强旺的时候，我们不应该去压制它，羁囚它。不久以前，我正起意来这山中的时候，我是多么憎恶那种烦嚣嘈杂的都市生活呵，总觉得自己陷身在泥淖里，呼吸困难，胸怀紧迫，生命就将窒息。我咒诅那样的生活，发誓以后再不重新投到那里去。不怕你见笑，我还曾经一度起过出家为僧

的浪漫念头——真是浪漫念头！——可现在，经过半年来山居生活的试验，从热切的期望到淡漠的失望，才知道自己毕竟是一个凡人，所谓脱离尘俗的念头，只是一时的愤恨，一时的冲动。”

“是不是说，”他的论调使我微感惊讶，“你又重新怀念起都市生活了呢？”

“不！绝不！”他轻轻地皱蹙了一次眉，肯定地说，“对都市生活的憎恶，始终没有在我的心里淡薄下去，因为它给了我太大的痛苦，太多的教训。可是，寄迹山林的思想，也对我证明了这只是一种不切实际的幻想。好象一个迷途的人，刚从一条歧路回转身来，却又走上了另一条歧路。现在，我又在这条新的歧路上徘徊起来了。我在想，我难道不应该还有别的一条生活之路吗？一个象我这样的年轻人，总该有一条别的生活之路可走。”

从这场最初的谈话里，使我感觉到这位新识伙伴的心里一定埋有什么隐瘤。肉体上的疾病，往往生于心灵上的疾病。他那张苍白的脸容，正象征内心的创伤。不过，这一次我们并没有继续深谈下去。对于都市的生活，我自己也是一个憎恶者。他那种近于偏激的论断，不但拨引起我极浓厚的兴趣，甚至立刻对他输出我的全部信任。我想，在山居的寂寞生活中，我们是不难成为互相了解的相知者的。我期待着有一天，他将对我展露出他的心病，他在都市生活中失败的遭遇。

二

第三天，以一个先来者的资格，成康农邀约我上山“巡

礼”。我们各自拿了手杖，换上短装，怀着满腔兴奋，沿庙边的蜿蜒小涧，慢慢走上山去。

初秋的天气，晴朗而高爽。山径两边爬满羊齿形的蕨薇草，长茎重叠，简直把少有人迹的小径弥漫不见。荨麻开放出穗状小花，生毛的叶茎粘湿湿地妨碍着人们的跨步。蒴藋草和蟋蟀草各自绽露出白花和绿花。山楂和蛇莓也都已完全红熟。还有各种不知名的野花，开放着各种颜色的花朵。是一个山野间最富色彩的季节。

对这里的山径，成康农显得非常熟悉。他一边跨步，一边挥舞手杖，还轻轻吹口哨。手杖到处，各种小灌木的叶子应声坠落，蚱蜢、螳螂之类的小虫也纷纷跳跃逃避。

“刚来的时候，”他回头对我说话，“每天早晚要上山两次。我给自己定下了起居作息表。我把早晨上山叫做‘迎阳’，黄昏上山则叫做‘送夕’——总之，我决心要使自己成为一个隐士，一切都求其富于山林风味。有一个时期，我还曾经把自己的房子题为‘淡泊斋’，还象小说里面卧龙居士那样，两旁张贴着对联，一边是‘淡泊以明志’，另一边便是‘宁静以致远’，仿佛打算终老山林啦——”

“现在呢？”我问。

“现在可变啦！应该说，厌啦！最初的激情一经过去，便开始感到有一种彻心的寂寞，在慢慢地浸融着自己。请想想，住在大都市里时，每天从早到晚，几乎是每分钟每秒钟地计算时间。报差啦，邮差啦，会客啦，访友啦，上街啦，开会啦，赴宴啦，说不尽的忙乱！说不尽的紧张！有时候，跑到繁华街道或是什么大商场里去，摩踵比肩，拥挤得叫你透不过气来；看到那么多的人，熙熙攘攘，好象是热天的粪

蛆，想起来就觉得好笑！这样子，男男女女，匆匆忙忙，斗奇夺妍，你来我去，究竟为什么？难道说天地竟狭窄得无地容身了吗？尤其是那些以城市生活作营养的人，那些忙于营私逐利的市侩们，他们那种勾心斗角的生活方式，简直叫我这种乡下人不寒而栗！——”

“乡下人？”我微露惊讶。

“是呵，”他站住了，找到一块平坦的岩石，“我是一个乡下人，一个道道地地的乡下人——你看你看！”

他突然嚷叫起来，挥舞着手杖。

顺着他手杖所指示的方向，我看见不远的一株栗树上，一只灰褐色的小小栗鼠衔着一个成熟的毛栗，飞向旁边另一株松树上。它那圆棒形的长尾只一闪便不见了。

“就是这种栗鼠，”他转换了话题，“我刚刚来的时候曾经捉到过两只。我还特地给它们买来一个铁丝笼子，想把它们喂养起来。我在笼子里放上干草，每天找些果实和树皮给它们吃，打算把它们留着做寂寞生活中的伙伴，谁知道它们并不愿意接受我的豢养，它们吃得很少，只是睁着眼睛，闪着肚子，显出一副惊惶不安的神情，永远对我怀着敌意，不上一礼拜，其中的一只竟然不明不白地死掉了——”

“另一只呢？”我饶有兴味地追问。

“我把它放掉啦，”他说，在岩石上坐下，“我不忍再关着它。我知道如果再不把它放掉，它也一定会死掉的。它们的世界是广大的山野，决不是狭窄的铁笼！”

“你这是一种明智之举。”我笑着说。

“明智之举？”他也笑着，“的确是明智之举！它们使我想到自己，想到自己以往若干年中的都市生活。都市不也

是一个铁笼子吗？好在我已经从那铁笼子里逃出来啦，不然，我相信自己也会和那只不幸的栗鼠一样，也会殉身在那个窄狭窒闷的铁笼子里的，因为我原来不是那样的人！”

“你是说，你原来只是一个乡下人吗？”

“不错，我原来只是一个乡下人。改天我可以对你作一番自我介绍，可以把我这个乡下人的家庭生活详详细细地告诉给你听。半年来的山中岁月把我闷透啦，应该有个伙伴可以让我倾诉一下。”

他垂下脸来，用手杖轻轻拨打着草丛。

小涧那一边，从一株空寂了的古松树上悬挂下几缕淡黄色的女萝，众多丝状的分岔仿佛是一张垂帘。古松旁边是一株高大的柞树，这时正开放黄白色的小花。涧里的清泉发出轻微的淙淙声，增添山谷间的静谧。一只鸬鹚鸟，不知从什么地方飞来，掠空而过，隐匿在不远处的一个矮林里，却引起一群山雀的纷扰噪叫。……

成康农重复抬起头来，沉吟地说道：“现在的世界是都市人的，象我这样的乡下人，不甘受灾，就只有逃避的份儿！生命真是奇异的东西，一个人要驾御自己的生命有多么困难！”

自然，我并不十分了解他这种慨叹的意义，我知道自己一定可以慢慢地了解它。我默默地听着，没有插话。

“有人说，都市里的人没有春天，他们只能出钱去买春天；”他继续说，“其实，他们即使出了钱也还是买不到春天。春天决不是可以用金钱买到的。都市里即使堆满了金钱，也不会有什么春天。金钱所能买的只是谎言。至于春天——它只存在于广袤的大地上，存在于肥沃的原野里。只有